四書箋解

四書箋解卷七

衡陽王夫之譔　　八世從孫之春校刊

滕文公

滕文公爲世子章　惡俗講章及庸爛時文只是看書全不顧首尾如此此章只一百二十九字講前便不顧後以其不通誣聖人文字不通於此類眞成可恨俗講道性善則與告子辨異端之說同講堯舜便扯精一危微作詞科講道一則道無歧出之途講舜文王亂扯二聖人心學及盡倫講文王周公說父子相承不知此等套話如何合得今

滕絕長補短一旦如何說得瞑眩此章前四節只是論理要緊告滕文公下手工夫在今滕一節如何全不理會但將一章本文一口氣讀下便知講章時文之摸如瞽人摸壁矣道性善是皆可以爲堯舜意與無惻隱之心三節意同言人皆有至善之性則可以盡至善之道在身而身善在國而國善也稱堯舜者乃稱堯舜平治之道其實則後井田即堯舜平土教稼之道學校即堯舜教以人倫之道盡性即以盡人之性也世子疑吾言乎非如告子之輩疑性之不善乃疑國小力弱不可以堯舜之道治天下治之

也夫道一而已矣時無古今勢無強弱止有個道理不能
擴充其性之善卽妻子亦不可保不能以堯舜治民之道
盡人倫之至卽是桀紂而一切近功小利之術皆不足用
也吾何畏彼云云者言更不消疑畏道之難行止要盡心
力以憂勞爲己任瞑眩之藥則文王之興周命舜之君天
下皆吾之師也如此看書乃一直趕下至末節一氣關通
洞知俗解時文之謬已註中性卽理也一段乃因孟子言
性善始見於此而通論之非此章之正釋勿疑

滕文公問爲國章　首節註中事爲農事一句說未分明

故多惑亂此章並未說到重農上引詩亦止言民之亟於自治其恆產不言君之亟之民事不可緩也一句是通章提綱語所謂民事者取民之制也世祿以養君子使治野人也興學以使民親於下也皆民事也而以正經界均井地定取民之制爲其本不可緩者以古法久廢當急爲改正君引詩四句則言民之急於恆產其情如此以起下文之意

陽虎節　引此以明取民必當有制不可富國以虐民因此可見下二節言取民之制非急取民而均之

夏后節　此二節專言取民之制觀其實皆什一也句可見貢助徹皆取民之名止重此三字五十七十百畝其或多或寡之故既無可考且無關於取民之制時文添入許多夏后水土初平等語盡不通之談到周千餘年無大殺戮人口日增又豈可以夏之民數授田乎大抵如是講取民非說授田故止重其實皆什一句　徹者徹也二句合下節是以三代取民之制並講其得失徹也則上下之情通籍也則君不有而屬之民如借然以見二代立意之善而不釋貢以下龍子之言辨其法之不善　此節連下節

取民之制

夫世祿節　此節既以申禮下之意又與下節言世祿則滕有已行之法助則與周制不異皆可考而行之

設爲庠序節　此節承上來言有恆產乃可使之有恆心以終民之爲道也節意

使畢戰節　此節首節言正經界以因地賦民　慢其經界者或新開而增或崩坍荒廢而減皆不清理朦朧拔舊籍以責民稅租　此下七節雜記井田之制不相承接各節自可按文立義

夫滕節　分田則必制祿而必分田乃可制祿上士以上皆給公田使自取給於八家　請野二句以貢法通助之窮

卿以下節　二節是加厚於君子野人　圭田大夫以下自有之不納公家之賦餘夫則亦四餘夫而當一夫或助或貢

死徙節　此節言井田有睦民之道鄉田同井句跟上句來言死徙無出鄉則於鄉內可推移其相友相助相扶持同乎一井也

方里節　此乃實言井田之形方里者四方皆一里八家皆私百畝以上是井田形埒同養公田以下乃言別野人埒音劣埒坦也又封道曰埒

有爲神農之言章　許行節枲布之粗者曰褐言毛布者非與織毛之毲字不同毲非南楚所有暑月必不可衣枲今之檾麻檾音頃俗讀於闃豈不熱殺許行　害於耕之言已足以折並耕之害於治特以衣冠自別爲一事而非陶人爲釜甑則雖耕而不可食非治人爲鐵則并不可耕以見無君子則農夫不足以保其生全　古者釜甑燒土爲瓦器

以粟節　以粟易械器句至豈爲厲農夫哉三句破其厲民自養之言自爲一段後不復贅　且許子以下有二意一言不暇耕且一人之身至率天下而路也起不暇耕意當堯之時二節廣引以證此義見帝王治民有許多大事在豈暇爭升斗之粟於田間一言不可耕有大人之事二句或勞心七句起不可耕意大人而爲小人之事則規量卑陋而失其大職勞心者而勞力則氣質粗鄙而不足以治人故義因其分而不可屈大人以親小人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至亦不用於耕耳廣引以證此義君天下之所用

小即惡即忠尙分任之臣而已不與唯在擇人而任之事甚簡而仁天下者蕩蕩巍巍必不可憂農夫之憂以求自養而不能仁天下二意即從害於耕上折之以不暇耕不可耕且爲折之以不可耕脈絡須分明乃不雜亂凡有長篇文字類如此

當堯節　草木暢茂三句言地長草木而禽獸聚處害稼是以五穀不登民以無食禽獸逼人二句言禽獸偪人而人流亡以避害故國中成鳥獸之塲民不能安逸以居

后稷節　逸居言水土平禽獸匿而人得安逸以居而無

教而字乃轉俗解云放逸以居則放逸者游蕩無恆處不得云居　父子有親言人倫之道然至勞之來之方是教夫婦有別舊云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相見如賓云云此乃君子之行豈可以教民且小民環堵之室有甚內外夫耕婦炊何暇衣冠成禮此有別者蓋上古男女瀆亂而別之使定婚姻成配偶各自夫其夫妻其妻也　勞來是初學時誘掖之匡直是正教法輔翼是有志於學者成其美又從而振德之在自得之後乃其賢者德可成而益使進於善

堯以節　以治天下故舉皐陶　百畝句緊乃斥言其爲小人

孔子節　爲君君哉二君字乃見其克任大人之事無能名不與言不屑近功小效

昔者節　江漢以濯之二句是以湅布帛比聖人純白昭明之體濯之則白而白猶未顯至暴之乾而白乃著上句比聖功之始下句比聖德之成物之情也情實也

墨者章　二本者墨氏以人生而受性於天一本也受形於父母一本也性通萬物之公形成一己之私是性貴而

形賤死者形死而性未嘗亡故當因性之公與天下同此大本而私利易毀之形不當勞生以送死故薄葬是其兼愛與薄葬之指同出於二本天之生物也三句以繳上不當兼愛卽不起下掩親有道蓋非形則性無所依故父母之生我卽天地之生物而不忍其親則必不忍薄其已死之形中心自不容已原同一理

陳代章　昔者景公節以不見者以諸侯以幣聘招則可往不然則士節不可屈今不見者以不招故也

且夫枉尺節　此下辨其枉尺之說　枉尋直尺而利六

字爲一句塾師多誤亦可爲與句有兩轉蓋曰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矣而君子見諸侯亦爲與

御者節　末句重言不招而往必不能王

景春章　雖是仁義禮而云廣居者自仁之覆育天下言之正位者以禮之進退有恆言之大道者以義之坦直無邪者言之要緊在居者立行三字居者安仁而心常泰立者守禮而志不遷行者從義而動皆得　猶農夫之耕言職所當修分所必爲義所不可廢下二句乃答載質

彭更章　傳騶傳也　子以爲泰乎言傳食

戴不勝章　使楚人傳諸一問如以其所知者問之以起下意

公孫丑問曰章　段干木二節言亦有不爲臣而可見者則以諸侯先來求見其情迫切若魏魯之君則二子不當過執或禮在必見必自處以禮若孔子之於陽貨則往見亦可非此則必守不見之義

曾子節　此以當時策士俱無端至前獻笑以求容故引曾子子路之言以明之

公都子章　已止也辨之詳似乎可止而不止故人謂其

好己字從好辨生出但孟子如此不可云三聖皆不得已有將不得已作沒奈何者尤陋

天下節　治至數百年而必亂天道也亂則必撥亂而反治人事也

當堯之節　段段皆有禽獸等治亂之分人禽之別而已

堯舜既沒節　此邪說乃小人詖上行惡之言

周公節　前修明文武之道後則助後王而開示之以正皆謂周公

聖王節　諸侯放恣故處士思矯之而横議楊氏惡世之

辱身於諸侯故爲我之言盟氏惡諸侯之好戰樂殺故爲兼愛之說　庖有肥肉五句言禽獸盛則人受其害　卒無君父之獸以害人之生理人皆從之而自相害

昔者節　此節起下以承三聖者句與下亦字相應

我亦節　淫辭乃其書之汎濫動人者

匡章章　過半通一樹而言時文云半李者非半個李子如何得反死回生乎　將持也

於齊國之士節　仲子惡能廉一句斷然不與下文相連廉者立生人之大防而不苟如伯夷尊父命以敦友愛方

能之仲子瀆亂天倫焉能之至後以母則不食四句是正指其不能處充仲子之操以下則以笑其必窮且使能充操亦止是蚓蚓豈可云廉乎況其必不可充耶註可以爲廉句未是

四書箋解卷八

衡陽王夫之譔　　八世從孫之春校刊

離婁

離婁章　此章分四段每段以故曰結之第一段言平治天下者必以先王之道二段言先王之政盡善而在所當因三段言時君不能行先王之政而播惡四段言當時之臣薄其君而非先王之道爲不可行　六律正五音者以六律六呂之大小長短輕重所容黍之多少爲樂器之準凡制樂器之度尺也量升斗器也衡天平戥子皆以律稱量較準之凡

作樂一章須備五音聲最鴻大者爲宮次徵次商次羽次角使清濁相應而成章其法三分益一謂之上生三分損一謂之下生如宮聲八十一三分之每分得二十七而損其一則五十四爲徵又三分五十四每分十八益其一則七十二爲商又三分七十二每分二十四又損其一則四十八爲羽又三分四十八每分十六又益其一則六十四爲角所謂幾十幾者以樂器之大小長短輕重疏密粗細而言如其上生下生之法以損益之則聲之高下清濁自正故曰正五音　堯舜之道道字以仁天下之心言

詩云節　引詩重在率由舊章言其能無差失事理不忽略事幾者以其率由舊章也率由是遵先王之法愆忘過也註解自明時文重不愆忘謂不愆於先王之度數不忘夫先王之精意故能率由舊章者非此段重在先王之法是告人以遵之之道

城郭節　以當時不行先王之法者唯以國未富兵未强爲憂故廢法以行富强之術是以引此說以證之

事君節　進退無禮苟且以求容

規矩章　至者至當而不可易非規矩則方必不方員必

不員非聖人之道則君不君臣不臣必要以之爲法一毫也苟且不得玩下自見　人倫雖是槪說然不可如時文講到舜事瞽瞍文王事紂等支離不合本旨之語

二節　舜之所以事堯止是輔堯以行仁民之政

道二節　此二句是上下關紐上說仁下說不仁

恆言章　人有恆言不與南人有言曰同非謂恆言之善也人只信口說天下國家卻不思其貫通歸宿處孟子使卽其言而思之以得其理言天下可以該國家而必連舉之言天下國家可以思此天下國家屬何人之應之則可

以知其本矣

爲政章　此以戰國之君聽游士之辯言刻薄世家而亂國政不知世臣雖未必賢然與同休戚爲百姓之所依如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公子成必不肯從及信陵平原係國之存亡則可因之以收拾人心而行吾之德政不似游士爲天下所輕賤怨惡不服從之也

天下有道章　此章爲小國而發自天下而言則宋魯衛中山爲小自七國而言則韓魏之於秦燕之於齊亦小國也既不能行仁政以大有爲於天下又不欲受其役而與

之興兵構怨勢必至於亡國故力言其不可逆天以首禍若欲不爲之役則惟師文王行仁政以轉無道之天下爲有道則彼强大者不可爲衆且如商之子孫多士役於我周而受命矣前後宛轉只是一意唯無德而構怨則必不可也

今也節　弟子才不如師小國力不如大國安能以受命爲恥若當仁不讓則又奚不可哉

如恥之節　大國亦小國中之大國如韓是也

執熱節　是猶執熱言不能以勝天下引詩乃以言其欲

之不遂

桀紂章　此章以行仁得民心民必歸之之理言水就下言不可遏抑獸走壙言遂其所欲

三節　此下以當時時勢行仁尤易

今之欲王節　此下歎當時人君皆不足以有爲同於滅亡今之欲王者言今日而欲王因循已久爲時已晚然及今爲之猶可挽前日之失

自暴章　此章通時君及流俗而言

道在爾章　此章爲異端而發求諸遠者泛求之天地民

物廣遠之神化求諸難者如楊氏之爲我致虚守靜忍制其心墨氏之兼愛勞心怵形以役天下親親長長道在爾也人人親親長長事在易也但爲治者行先王之政制產養老興學校以導民於孝弟則人之不親不長者鮮

居上位章　思字不當只作欲字解若但云欲誠未見其必能誠也此思字是工夫字與不思而得思字相近亦勉意學思辨俱以心思勉爲之蓋明善之本也思誠則擇善而固執矣

至誠而不動節　此章重在此二句誠者天與生人以性

情之實理人人皆受之於天惟能思誠而合於至誠則有此實理者自然感而卽動若但襲仁義禮智勇之迹而心未極乎無妄之實則人各有心君民親友皆漠然而不相應矣

伯夷章　善養老非謂善養已也註自分明文王之政正謂此不可添入上庠下庠執酳執醬等語

求也章　大意重在聚斂末句辟草萊任土地正應章首一段强戰是帶出相形語次者卽次於彼也必財粟富而後可戰亦相連事賦粟倍他日非加賦也乃精覈督迫不

容逋欠耳

故善戰節　辟草萊者周制有田有萊田有征而萊無征萊荒田上地田百畝萊五十畝中地田百畝萊百畝下地田百畝萊二百畝萊雖耕而不起科辟墾也責民開墾而納賦也任土地者古者任夫家而不任土地一夫輸百畝之賦勤者耕地多而不增惰者耕地少而不減今一槪以地起科有田有賦而游惰者無征則賦易取足而農民之困極矣

存乎人章　觀眸卽在聽言之際觀聽二字相連說此爲

飾說以欺君子者言其人未言之時將子未必即既唯至
言與心違之際畏君子之察見其隱心先怯惴則但恣口
妄談而神氣沮喪心不能注於目怚思匿避故不能正視
而有見如不見矣云胸中不正者言未始不託於正也
君子之不教子章　君子乃言君子立教之法待子之道
爲不易之經
次節　此以不肖之子言子未必不肖然立法以全恩須
極其變賢者自可求師不肖亦得師以制之
末節　推開說不但不與門弟子同執經問道凡所言所

行皆是不責善責字重君子未嘗不迪子以善但不責耳責則有危言相驚甚則加以夏楚子之於父亦極言而無婉詞

事孰爲大章　大者謂止此一事要緊其或得或失關係天理民彝爲人禽之界善惡之樞盡心力以效之猶恐不勝時文有云親大如天如君者亂道也若以分位之尊言則守身句又何以云況父母豈以尊故而事之乎明言事孰爲大非言人孰大俗說可笑此章有守身養志二義皆事親之事也必守身而後能事親必養志而後可則其大

可知矣前段守身與事親並說即急急歸到事親上方補試不為事一節以見守身以事親則本立而道生須妙於消納以成章法當知守身養志原是一理人之不能守身者止在義利上不分明如曾元便有愛惜物力以圖便利意有此一念則屈身辱己以求承全而見事君事長守官守業之重反以富貴利達為事親之本以要之見口體之重而已以此立義前後融洽

人不足與適章　仁義以陳善閉邪心無貪侈殘忍之情仁義乃行故倒在君正上正是格心事定是謂無可適無

可問

人之患章　孟子之時處士橫議者如爲我兼愛虛無浩漫堅白異同之說汎濫害道止因當時爲人師便可奔走天下故勉爲矯異之行肆其狷狂之論不如是不足以新人之耳目而使從己一人首之其徒相承以自立一家之統系皆歆於名鬪利達養自尊以役物之利一念爲之也故摘其大患之本原在好爲人師

樂正子章　此弟子事師之禮所繫甚大不必以下章意攙入首言從於子敖見習氣移人之易

仁之實章　實字與本字異與體字亦異舊說俱不親切其義至顯只說此乃實實的仁義禮智樂耳與眞字略同不必添入其他非實之事一反於事親時此心之眞愛方見於從兄時此心之眞敬方見能敬能愛方是眞仁眞義二者不可廢之節文眞是自然之秩序二者知其必盡而常常記憶不昧眞是自然之是非因二者之樂生其歡豫之情而不自已乃以舞蹈之節傳其至樂之眞情是樂之所自作立言之旨欲學者於此二者體驗自己眞實之至情而躬踐之乃爲五德之實不徒務其名也名字緊對實

字

次節　生是樂後之幾茂註云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自生則生後方樂矣生與惡可已是二者之樂與作樂相因中次序樂乃心中歡洽生則發見於官止神行之間惡可已是過抑不住必有所見於動作而舞蹈傳之矣蹈是舞之行綴如今作腳步法戚舞是手持干羽以舞不知者自然合節也獨言舞蹈不言歌咏者歌吹原相應而舞蹈爲五官百骸同用以應心之大全也

天下大悅章　化是一時事且恐有大逆不可化之人定

則爲萬世法雖亂賊不敢越

舜生於諸馮章　此章爲當時言治法以古今不同時九州不同地不可拘守先王之道得志則唯其所行於是破壞帝王之成憲以徇其妄故舉舜文以辨之時地是兩柱子文字參差互見乃古人文字不板滯處前二節但言地末節先聖後聖但言時各異應地之相去也二句

地之相去節　得志是得大行之志行乎中國是行政如井田學校之類時解言聖德聖學者非

先聖節　先聖後聖可推開說其揆其字頂先聖後聖來

言先聖後聖之揆度事理以行者一也

子產章　歲節此節就濟人之政言下平政因此而推言之

君子節　平其政者上下各得其安如民有梁官有車彼此均濟即辟人亦不平也此下分二義君子平其政二句言上下自有典章行道可辟人豈得以大夫之車載小民失爲政之體焉得人人而濟之至末言一車不足以濟多人則所惠者有限求每人而悅則惠之術窮失爲政之要焉得句雖承上而帶出人人二字則又別爲一義此文字活法註況字下一轉與上不應

非禮章　一則流俗之禮義未始不依託禮義而禮非其實義非其正一則小儒之禮義亦禮義之大略而用禮不和擇義不精皆非禮而可云禮非義而自執爲義也

人有不爲章　不爲有二義淡泊而不爲其所不當爲則志貞而無所惝於物沈靜而不小有所爲則量大而可以致遠

仲尼章　註講不爲已甚甚精深當細心體之勿作寬和處世老俗漢解

不失其赤子章　註不爲物誘句甚切純一無僞乃以眞

愛眞敬言之方不墮老氏嬰兒之說　只是非失非全恃此心而爲大人凡文字有倒得者有倒不得者如上章倒云不必信果惟義所在者大人也則可此若云不失赤子之心者大人也則不可當細體之

君子深造章　此章爲躐等涉獵卽欲以所見所聞見之施行者而發自得者心自得之知其所以然也居之安者是自信而不爲他說所惑資之深凡事事物物之理俱從自心所得之理大本大原上發生以待用故隨給皆合君子一逐原凡應事接物立言明道皆然

博學章　此爲專執己見自謂得之於心勿待外求者發與上章各救扶一偏之學意不相蒙而互以相成註云非欲徒博與本文語氣不合蓋曰博學詳說豈欲徒博哉將欲發明至約之理不得不博且詳喫緊在博詳上用工夫詳者於所博之中凡一事一語皆委悉講究約非少也乃收斂之意向自家身心之謂

以善服人章　人以諸侯言近文多如此說是也

言無實章　註中後說是也若云無有實不詳者則違理違心之言甚多豈但蔽賢而已正爲不詳之實實字故有

前說不知此字偶同原不足拘

仲尼章　原泉混混比德行從心得而出不舍晝夜比善日長而不已此二句在有本者身上說盈科而後進比自近及遠善人以次為物所悅服放乎四海比邦家皆達聲名洋溢此二句以所感之效言

苟為無本節　七八月之間雨集比從未有善忽然而行一善為人之所驚喜溝澮皆盈比因驚喜而有溢美之譽喧傳遠近其涸也二句比後善不繼人心漸離

異於禽獸章　幾希言幾於無也乃一綫之象非一點之

彖凡事俱異凡事之異無多稍一差錯則墮入彼中如禽獸亦未嘗不知庶物只是不明亦未嘗不有倫類只是不察未嘗不有所愛而不能行仁未嘗不求所宜而不能行義舉凡日用飲食俱有異處而俱差不遠此其所以必戰兢惕厲無念無事不思求其所以異也存之謂存其所以異者以要言之謂之人道俗解時文云存此幾希一脈胡說也觀下諸聖人所存者如是其大夫豈僅存一點靈光乎又有以存心換存幾希者較通但存者以心存之豈以心存心庶民去又豈去心乎

舜明於庶物節　人倫乃以人爲倫而通其志達其欲以各盡其所宜曰察切不可將瞽瞍象等事塡入蓋書所謂愼徽五典也

湯執中節　執中以應物而言與中庸執其兩端用其中意同勿太說深以危微精一插入

周公節　不合言不合於三王之匹事註云時異勢殊未是不看其有二字直頂上句故失之如惡旨酒等事豈有時異勢殊不合乃是欲施之而知有所未徹力有所未至故欲行而未能如望道而未之見忽一念覺道止於此無

可更進便是不合於文王極心思以求之乃得之於己而行之恰與三王同也至時文有三王君而周公相及流言風雨等皆是胡說

王者之迹章　此註用胡氏春秋傳自是史家一說無關大義周之政教號令不行於天下乃穆王一代之衰耳自穆王以後卽然豈待東遷至有謂迹爲巡守之車轍馬迹者尤劣巡守亦周制之一端耳孟子以此繼上章言春秋所以存人道而異禽獸豈爲周之治亂而言王者統三王言之迹其已然之德業卽四事也文武周公之德澤旣斬

故列國之詩傲僻淫蕩而雅頌之以達庶物之情敦人倫之誼涵泳仁義之澤以興庶民使異於禽獸者亡矣春秋之作明王道正人心定大倫而正萬物之義存焉乃孔子所以存人道也義本如此俗解不知

次節　晉之乘至其文則史是一氣一也二字是倒裝句法言其事其文不過紀桓文之績爲記事之書春秋與乘與檮杌一也其存人道之大義則孔子自謂與二國之史異

逢蒙章　古之善射者名羿不一堯之時亦有后羿蓋以

射名如古共工堯時亦有共工此羿非堯時之羿尤非有窮后羿之羿若是有窮后羿則是篡夏之賊豈但取友不端之失而孟子僅曰是亦有罪公明儀且曰薄按莊子所言羿亦別有一人今不可考但不可以篡國語插入其以逄蒙為寒浞者尤非

次節　註中全私恩廢公義不必入講

天下之言性章　如註所釋則前後三節全不相應小註云智亦性中之智尤非牽強近人看此章頗清楚當從之章意本為言性者而發其言智者以言性之人皆有慧辨

而自謂智也天下之言性也謂凡人言性者古人聖賢言之孟子亦言之告子等異端皆言之而性非一物可據以爲成行則皆因人之或善或惡已著之迹而推求之耳乃君子有故以言性異端亦有故以言性如文武幽厲象舜微比等皆故也□□□□□□則何以別其言之是非然故有利有不利而必以利爲本其不利者無本之言也利順利也因孩提稍長之愛敬順而推之如禹之行水順之以下則利據習氣染污之惡逆而揣之則善皆不得所歸而別尋一空洞之隙以爲性如鑿地以停水使湍則不

利其鑿之也不可謂辨之詳乃以自矜其智而不知以小智逆行則言愈巧而愈可惡唯其不以利爲本也

天之高也節　此節就上意而廣譬以申言之天高星遠日至不易知苟以故求之則可定唯其有常之故順而利也人之善惡不齊而民之恆性必非可東可西故孩提無不知愛稍長無不知敬其常也則亦何難知哉鑿智者據不常之習以言性宜其不利也　日至者一歲之首日在南而回北之始也星二十八宿之度分辰日所躔之十二次日徧歷乎十二次而復躔於前歲冬至之度無杪忽之

差乃爲後歲之冬至天左旋星辰隨之日右旋每日皆有
一定之度分則其故也　千歲以未來言
君子所以異於人章　以其存心言以其心之所存也存
字不對去字乃常持仁禮於心故與庸人之日以物情之
順逆係其心而戚戚患之者異仁者愛人四句是轉下語
仁者愛人而人必愛之有禮者敬人而人必敬之然而有
橫逆相待者雖非恆禮而天下自必有之此四句以此轉
下乃在君子則見愛人而人恆愛敬人而人恆敬今人之
不愛敬我者必我之愛敬未至此意亦在此四句帶出

是故節　中懷不釋恐其不逮曰憂變自外來相迫而無可如何曰患非仁無爲也二句是現成語言我自反旣盡仁盡禮矣何患之有

禹稷章　禹稷顏回同道言禹稷不恤其勞苦顏子不憂其貧、皆盡於道而忘其身其爲安土敦仁之道也

禹思節　此節是地皆然意非以申同道之旨　由不當作猶禹任治水而有溺者皆治水不敏使然稷任教稼而有飢者皆教稼不勤使然實由乎己無可推挽故不容不急春秋之天下不治不由顏子故不當引爲己任地使之

然易地則禹稷且隱顏子且不容不急

今有同室節　二節推開說以見君子隨地自盡之道

匡章章　以公都子言通國故卽以世俗詰之其實孝不孝之大界限卽在於此不顧養云云皆從上五句出入非犬豕未有忘父母者止以怠惰私利縱欲逞忿遂至迷失本心此是天理人欲爭存亡處匡章出妻屏子終身不養與好貨財私妻子正是的對　責善朋友之道一道字要緊有其心必求當其理章子止是不知道夫章子子父責善二節言章子所以不得爲孝末節言其不至爲不孝故

兩用夫字推求之　父殺其母事不見正史不可入講使然是怨父非責善　是則章子已矣言有其心而不知道不可謂孝不可謂不孝如此而已

曾子章　同道言愛其身而不輕死致其身而不苟生皆以守道爲重其道一也曾子師也以下言所處之地起末句

蒙甘來曰鴻按禹稷顏子所同之道是以仁言進而救民仁退而修己亦仁也故註曰其心一而已矣曾子子思所同之道是以義言君臣師弟皆以義合或遠害或避難自有

所爲制事之宜故註曰惟其是而已

四書箋解卷九

衡陽王夫之譔　　八世從孫之春校刊

萬章

舜往于田章　我竭力耕田以下依註解則若是恝若是字無所指而我於何哉解亦不順若是是字是倒裝法若下文所云也蓋謂舜若云我但竭力供職至於父母之不我愛非我有以致也則亦無可如何且安心以受之而已如是則可恝然無愁和順事親而不必怨矣此長息萬章所疑不當號泣者而公明高以爲不易知孟子以爲慕則

必怨也

天下之士節　上節據所傳聞以立案此節因上節而推詳以斷之惟順於父母二句是底豫後實事非虛擬之詞據下云五十而慕舜三十而登庸二十八年乃即天子位以天下養瞽瞍則五十以後瞽瞍尚存而底豫之下無復怨慕而憂解矣

娶妻章　聖人於父母則揣度其情而曲全之以不使成其惡於兄弟則誠信不疑而坦忘之不復察知其慝此天理自然之差等厚薄不容不異故不妨以堯之知瞽瞍者

而非有欺以子產之信校人者信象而非愚也

盛德章　次節如以辭而已矣此上但辨詩言莫非者父母不在其內

孝子節　此乃正辨瞽瞍非臣之理而以舜實事證之孝子之至四句通論理爲天子父四句乃舜不敢臣父而有以待之之禮爲天子父者古無以尊號加父之禮故但正告之曰天子父以天下養養親於宮以天下之養天子者養之而問安視膳皆以天子事親之禮行之當時必有典章今不傳矣　引詩重一則字則者定其尊養之禮爲後

世法有其思必有其則有其則乃可慰其思詩言追王之典故引以證此

堯以天下章　諄諄然命之乃漢書皇天鄭重降符命之意謂祥瑞也或有文字或有形聲皆謂之言故曰天不言若謂天無口說話則大不成語　以行與事行是舜之所爲無不利者事乃一時事會湊合　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答萬章堯以天下與舜意已竟舜相堯以下別是一意言舜不敢受堯之與而遂有天下蓋戰國時有此邪說爲篡位者誘其主以位授已如燕子之類故必申明私

受人之與者不待天人之與適其子居其位乃是篡賊前段言不能私與此段言不能私受大意側重此節

人有言章　至於禹是從禹說起兼商周在內故孟子備言伊周之事以答　施澤於民未久以上是述其事以案舜禹益以下乃斷語舜禹益三句須補或傳賢或傳子乃到入天也　莫之爲四句只就舜禹啟受命者說不可兼朱均及益莫之爲言非堯舜禹之所能爲莫之致言非舜禹啓之邀致　致招致也

匹夫節　此以孔子證益之不有天下苟非天之所與則

不但益也即孔子亦不能得

繼世節　此節證啓之有天下言苟非天之所廢則不但啓即商周後代之主不如啓之賢者亦可繼世雖言益伊尹周公不有實言啓太甲成王及商周後世之中主

伊尹節　二年四年趙氏之說爲長竹書紀年甲子相次外丙仲壬皆即位而天商法立弟毋弟畢立然後立嫡長之孫

唐虞節　其義一也義者宜也於時爲宜天使然也

伊尹以割烹章　否者必無其理不然者實無其事　自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至以伐夏救民皆述伊尹實事以證其無割烹之事耕於有莘一句即以辨其非庖人而先未來商　己所當受曰義人所宜施於己曰道　一介不取與是實事天下弗顧千駟弗視是志願如此　不以與人句亦要緊一介不妄與況有妄與人以身者乎

天之生此民節　知者知事物當然之理覺者覺吾心可否之幾一見而即別白曰知如黑白之不紊自喻而不容昧曰覺如痛癢之自知

思天下之民節　前云覺斯民後云正天下此云被澤云

救蓋必伐暴以安之然後可滌舊染而自新

吾未聞節　此一節是伐夏救民以正天下推其必無割烹之理遠近以未仕之前言去不去以既仕之後言聖人推開說

吾聞節　聞不聞要緊前五節皆所聞也未聞直言無此事要者取必於君從己以行也

伊訓曰節　引伊訓以證其能正天下必非辱己者之所爲

或謂孔子章　於衛主顏讎由句要緊是質證其非主癰

猶以禮者君以進賢之禮進己以義者道道不合不可枉也

百里奚章　虞人也一句要緊言其故爲虞臣非始爲求仕於秦也春秋時大夫出奔他國皆覊祿欲仕則仕　智賢是兩柱子先言食牛之不智後言奚之智先言奚之賢後言自鬻之不賢錯綜成文得其意兩分可也　智以知是知非言

伯夷章　目不視惡色二句持己之嚴非其君四句出處之嚴橫政之出三句不特不仕不使思與鄉人處三句不

特橫民　言治則進亂則退者伯夷讓國出奔後盖嘗仕於他國孟子時尚傳之秦火後乃不可考耳古者公子出奔他國則仕　剛而無恥曰頑柔而徇物曰懦躁褊而不容物曰鄙刻覈苛求於物曰薄

聖之清節　註以不思不勉言聖人未當此乃以大而化之言聖也大者充實而有光輝如三子清任和皆誠有其德篤實而無毫髮之妄而發見於應事接物者皆昭著光明物無不睹其化則夷惠之聞風與起頑懦鄙薄皆仰以自新伊尹則以道覺民是也

孔子之謂集大成節　此下二節歸重孔子非徒贊美之也乃孟子學孔子之聖功知所從入處德自聖修而成智必自聖學而大雖孔子之聖得自天縱而好古敏求不厭不倦乃至發憤忘食其求習如此其至故自言忠信如人而人不如其好學聖學極乎其至然後知無不明洞見萬物之理與天道變化之幾則隨時以應皆其所深知者而行之而成乎時中之妙孟子推及於此以示學聖者格物致知爲入聖之門三子聖修已至而聖有未逮故但各盡一成之善而不能貫通學者學之則未免有隘與不恭之

傷矣此一節以樂譬漸漸引出智字下節乃專歸重智爲一章之大旨　大成是樂中名目註有二說前云樂之一終書所謂簫韶九成則以一闋爲一成又云獨奏一音自爲始終爲小成與前說矛盾實則前說是也若後說則豈有獨奏一音之樂乎小成猶分俗樂雜劇之一齣大成則全本也　始條理是大成中八音之唱和相應於此始之終條理則於此終之也知之所至無窮故行之無極無不備

智譬節　此節專以孔子之聖智言不帶三子說爾力爾

字就射者說耳孔子之聖修可勉而至其聖學涵泳漸積以底乎高深不可勉而至也

北宮錡章　班序也謂爵之尊卑祿之厚薄以次相序也班爵自天子而下推之至於下士班祿則自耕者之獲在官者之祿而上推之至於千里爵主以上治下天子出治之本也祿主以下養上耕者食人之始也

敢問友章　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十字一句不斷五人者三字相連與下此五人者同不可存者分段應也字若以者字應也字則此句全無意味蓋言獻子之以此五

人爲友也以其無獻子之家也文意本如此友也也字是
起下語與下者也相應獻子以其無家而與友則其不挾貴
可知也　無字妙不是蔑視他是全忘了有也如此無也
如此平平坦坦不異貧賤之交
敢問交際章　章分二段自章首至充類至義之盡也究
轉發明可以不卻之理自孔子之仕於魯也至末乃言所
以不卻之心蓋當時諸侯雖不能用君子而士至其國卽
有交之禮以致敬則君子所可與相酬酢而使知我以行
我道者在此若更責其所取不義而卻之則天下更無可

用之心而拒人已甚勢必如沮溺丈人陳仲子之流果於忘世矣故於其交際示之以君子之道不難行之幾所謂兆也兆字是一章提要此孔子所以應世時中之道而孟子所學者故後主孔子三仕以申明之前段輕後段重比今之諸侯四句已有必用此時之君則必不絕之而教之之意王者之法君子之道一也

首節　萬章問何心也一心字謂君子之交君子者何心君子之不絕之者何心孟子說爲之兆乃正告以君子之心彼以敬君子之心而來此以尊敬者之心應之此心正

可互相用以有爲處萬章却以不屑其不義爲心則眞是不耐他而無心與之往還若却之然後心安者然

仕非爲貧節　劈頭一句是大旨章末句正應而有時乎爲貧以下乃是同互說個十全道理耳仕非爲貧本以行道乃世之立朝者不以道不行爲恥則是貪位慕祿以公卿爲救貧之資全不顧仕之何所爲則可恥甚矣若但爲貧則有卑官可以稱職而受祿何爲立人之朝哉

位卑節　大夫以上乃有朝位在寢門內入則立之以待事　位卑言高則且得罪故可不以行道爲己任

士之不託諸侯節　士不可不仕而受祿所以自謹於禮君以養賢之禮養君子則如堯之養舜而可受食祿有常而可久養則不終於養而必加諸上位非苟以得祿而已

不見諸侯章　此一章分禮義二字禮以自循其分義以自伸其道第一節言不敢禮也後云以士之招招庶人二句應此節而提要言之曰禮門也自庶人召之役至而況可召與言不可義也後云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應此段而提要言之曰義路也二句詳畧不同實是二柱齊景公田一段雙引二意孟子答不見諸侯凡三章彼二

章皆專以義言惟此兼禮說蓋當時游士踵門求見旣卑污而不義而以一介之士唐突侯王脅之以求榮則又放恣而無禮君子自處以禮處世以義高不亢而卑不屈乃見坦直之大道出處自得而不見諸侯之義於此爲全

取非其招不往與下以大夫之招招虞人文氣相連偷空問答而語脈自接　庶人以旃三句亦是招之以田事若召之入朝則不用此此節亦以見君之召臣亦必有常禮

欲見賢人節　義是君子自持之義禮乃上下共由之禮故專以閉門比之路者人必由之禮則初見時或出或不

出必從此而行

一鄉之善士一章　註盡守嘗玩乃取友必廣意故下云未足

以友節　論世然後可以知人道以隨時而異乃歸於一知人則可取古人之善以益我我亦可以輔古人之不及而補其偏有友道矣